

行走南阳

□王育潮

在江南游玩几天，我为游览的美景写文，提笔之时却挥之不去的是南阳的影子，便索性婉拒朋友挽留，驱车回家。

南阳呵，像极了久违的爱人，让我从内心深处涌出一阵欣喜。

进入山区，这里是南阳的北部。起伏山脉载着父爱，拥抱着碗中心肥沃的土地。山脚下岗坡如卧龙，崎岖盘旋，岗地间隔以浅而平缓的河谷凹地，呈和缓波状起伏。温暖潮湿的气候和平缓的平原谷地，使这里的水形成小溪，汇入白河，成了养育我们的母亲河。

一直走下去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。在田间，小麦一路疯长，记录着

黄昏与浪漫，蔓延着铺向远方，看不到世界的尽头。谁曾想这个美得醉春、醉夏、醉秋、醉冬的城市，还是国人最大的粮仓。

进入城区，路两旁是盛开的月季花，你瞧那盛开的，花瓣微微下卷，层层叠叠，散发出浓郁的芳香，沁人心脾。半开的，如犹抱琵琶半遮面。月季点缀了春的妩媚，装饰了夏的青翠，最艳丽，也最泼辣，想起南阳四季流转，可被人忽视的时间太久了！

医圣祠人山人海，实在挤不进去，就去府衙、卧龙岗、汉画馆、王府山，去感受历史纹路。再一次，青砖诉说传奇，跨世相逢；再一次，微风穿梭，带古气息，如沉睡美人……穿越千年前，商王在南阳设置行帐；周王分封诸侯，以图“南土是保”；吕、申、鄂、养国等相

继在此建国；楚国以此为基地，问鼎中原、饮马黄河；秦统六国，首置南阳郡；至西汉，南阳已成“商遍天下”的都会之一……彼时，一阵风轻拂而过，我的眼前似乎浮现出一位面如冠玉的长者，他身披鹤氅，轻摇羽扇，飘飘然向我走来，口中高声长吟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……”

如织的游人惊醒了我的遐想。满城的月季花下，是穿着汉服的才郎、美女。景美、人俏，置身月季花海，恍若穿越时空风华……眼前的一切似乎渐次明朗起来。南阳，这个被我称之为故乡的地方，宛若岁月淬成的一本天书，待在原地的時候，只能看到它跳跃的文字，和外面文化有了对比，才看到了它的厚重。我所能及的，就是在心里永远为它留有一隅净土。⑦1

白河待话



怀念

□张玉峰

稻子嚓嚓拔节
月光如银
萤火虫闪绿色的灯笼
在茫茫的夜空里闪闪飞翔

蛙声起伏着微风
蠕动的心，沿圣洁的月光爬进云朵
在无边无际的苍穹里寻找
那架长长的鹊桥
鹊桥上相拥的牛郎织女

怀念那些，
那些没有声色狗马
那些只有两清缱绻的男耕女织
平淡如水，温暖若春
简单、幸福的爱情⑦1

你的视线

□丁梦

我不知道你的视线
能够丈量多远
是否可以容下
那些 最初的誓言

不是任何思念
都一样天高云淡
挥一挥挥手吧
我们 互不相欠

跟夕阳说声抱歉
跟秋风道声遗憾
月儿已经躲起来了
她不愿 跟你相见

海的另一面
一定有很多从前
只是两岸的距离
扯断了 船上的帆⑦1

金城故事

那扇虚掩的门

□尹新霞

几年前，我们租住在一个小区里。

搬进去的没几天，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只要我一回来，挨门独居老妇人的门就“吱呀”一声响起，然后无声无息地半掩着。

才开始，我没有在意，总是侧着身穿过过道。可是，老人每一天都那样，我还是忍不住问儿子回来的情况。儿子说：“我回来奶奶不开门。”哦，那她应该是在等一个穿高跟鞋的人，是谁呢？

带着这个疑问，一次下班时，随着“吱呀”声后，我扭头看过去：幽暗的光线下，半掩的门后，一位双手握着拐杖的老人正望着我，沟壑纵横的脸上写满了沧桑。

我心里一阵难受，不知说什么好。这时，一个背着蛇皮袋的女人径直走了过来。她皮肤黝黑，略显胖，朴实健壮。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：“你们是新来的吧？进屋坐吧！”

或许是被女人的质朴感染，或许是好奇心驱使，我随她进了老人的家。

屋内极其简陋。老人一步一趋地走到方桌旁坐下来，木然地望着窗外。那女人走到老人旁边，搂住她的肩膀说：“姨，一会儿吃啥饭？”老人摇摇头，一言不发。

女人招呼我坐下，拿了几件衣服边洗边说：“俺姨家妹在国外，搞什么研究，这几年也回不来了。俺姨夫也不在了，就剩俺姨

了，让她住我们家，她也不同意。”接着她拉起了家常，说得最多的是老人的女儿，她每说几句，就要看看那老人，随着她话语，老人的脸上渐渐变得柔和，紧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。

由于要给孩子做饭，我起身告辞了，这个女人把她的号码留给我，她叫小丽，希望看到她姨有事了，给她打个电话。

以后我回家，老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听到脚步声就开了门，我知道，她是在等她的女儿。

有一周我外出学习，回来的时候，过道里却没有听到“吱呀”，也没有看到那半掩的门。我快步走到老人门前，铃响三遍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

正在我疑惑的时候，和她相邻的“三世同堂”开了门，出来一位老人，她叹了口气说：“别按了，脑溢血不在了。”“啊，那她女儿回来了吗？”我望着那扇紧闭的门，禁不住问。“闺女，她哪里还有闺女！”老人摇摇头说。

小丽骗我干嘛呢？我心里有些懊恼，默默开门进屋。

一天，小丽打电话给我：“姐，我来收拾东西，也没有见着你。哎，人啊，你说活着图个啥。俺姨这一辈子，省吃俭用供表妹读书，表妹



去国外多少人羡慕。但后来不知咋的丢了工作，洋姐夫也和她离婚了，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也不好意思回来，最后抑郁自杀。俺姨夫竟然在这个节骨眼和别的女人好上了，一走了之，俺姨受刺激痴呆了。还好她不知道表妹的事，说表妹只是想让她有个活下去的念想……”

我流泪了，也许，是上天看她太苦，召她回去了，而今，她再没有孤独和伤悲……⑦1

